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一寸山河一寸血 · 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 我以我血荐轩辕

首席记者

残阳如血。江山社稷，一切的一切，以死向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1940年5月，已至春末，鄂西北的雨水，格外绵密。似乎，想浇灭战火硝烟，又似乎，映衬着悲恸泪水。张狂与屠戮，一刻也未歇停。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重庆运输线，集结数十万大军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是为枣宜会战。近六十个日夜，几起几落，英勇可以明志，却无奈武力与装备的匮乏，中国军队败了。中国丢失了江汉平原富裕的粮产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大后方狂轰乱炸。但中国军队的精神力量，震荡、升华。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首位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用血肉之躯，昭告世界抗战不死。

如今，宜城十里长山的次峰上，屹立着“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昔日的石头山，一派苍翠。75年后的这个六月，踏上山头，扑面而来雨后的潮润。张将军脚下，已是人和康泰、美丽富庶的新世界。常常，有当地学生，以及远方的客人来瞻仰这一处红色的丰碑。回望，一直都是为了更好的铭记。

白骨凄凄诉不屈

5年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附近，施工队发现许多遗骨，当地文史学家考证，至少3000多具遗骨均为抗战时候保卫宜昌的将士。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资的转运基地，中国军队的后勤交通枢纽，和陪都重庆乃至西南大后方的门户。在宜昌发生过许多战斗，枣宜会战是其中之一。

1939年末，中国军队发起冬季攻势，日军受到相当的打击。他们，一直伺机报复。次年，在希特勒德国连连告捷的刺激下，日军策动了枣宜会战。“第一阶段在枣阳地区，中国军队确定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军应战，一度达成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枣阳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透露他们并

没有设立纪念馆，关于枣宜会战的纪念都在临近的宜城，“在枣阳战斗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血战牺牲，他在宜城殉国，你可以去看一看。”

日军疯狂反扑，在枣阳及其以北地带获得主动，但损失惨重。第二阶段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亦是几度沉浮。日军打赢了，却也耗尽军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

路边的白骨，是对惨烈历史的真实诉说。这片山川大地，曾陷于铁路之下，水深火热。趟过兄弟、朋友血流成的河，才可能到达光明与自由的彼岸。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或许已模糊了影像，但人们的哀悼与敬重，却从未褪色。直到现在，枣阳与宜昌的山路或街边，每逢一些荣辱存亡的纪念日，都会有人去敬香、鞠躬，“很多地方都挖出过战士的尸骨。人们会自发地去做那些地方表达自己的心意。”

青山巍巍留忠魂

坐飞机至襄阳，再驱车2小时，才达宜城的长山。长山，绵延十里，七座山头此起彼伏。次峰上竖着一座“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枣宜会战中，张自忠在宜城壮烈殉国。

殉国处纪念碑，建于1941年张自忠殉国一周年之际，经费来源于其生前兼任军长的59军军费拨款。“选择次峰，是因为当时抗战尚未完全胜利。”墓碑所用的95块青石，用了72辆牛车运到山脚下，又被村民一块一块抬上山，耗半个多月，“然后再用糯米纸调和沙子灌浆垒砌而成。”已经70岁的罗屋村村村民李克文的父亲，当年曾参与修建纪念碑。“打仗前，张将军把我们全村的老百姓藏到了长山一个山洞里，我们才躲过了死劫。”李克文回忆已经故去的父亲，“他和村里其他的老人，到死都没有忘记将军，没有他，就没有我们。”

现在，这座小城对于张将军又多了

一种新的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处纪念园于今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广场上，镌刻着张自忠的生平。“英烈千秋”，浩然映入眼帘。两旁的牌坊上，是董必武题词的“将军忠勇震瀛寰，裹尸马革南瓜店”。自广场攀千级阶梯而上，顶部便是旧时的殉国纪念碑。碑后，竖起了新的石雕。“弹孔”，意味着枪林弹雨。“三星”，则昭示着将军的军衔。2个月前的落成仪式上，张自忠的后人从各地赶来，与其他万人一同见证这神圣一幕。

从纪念碑处向下远眺，约一公里，便是张上将同难官兵公墓，那里有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罗屋村村周海东的爷爷曾是历史的写就者：“我爷爷亲手在此地埋过不少官兵。很多人年纪很轻，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又从哪里来。”松、柏、冬青、翠竹，长山虽不似他处那般丰茸，却也葱郁一方。山雾萦绕，此处，留驻忠勇之魂。

江水滔滔寄哀思

张自忠将军殉国处纪念园的半山腰，有几块青石与小片草地被一圈汉白玉的护栏围起。这里便是张将军的遇难地。停车坪在山脚下。从广场处不停歇地向上攀行，需要20分钟。

前线打仗，将军多受掩护。他，本可以求生。张将军打响最后的南瓜店战役前，身边有苏联顾问、伤病员和医务人员。他们，分两批被张自忠派人送走。“平时，张将军上前线都穿着最普通的布衣军服。但那天，他偏偏穿上了代表其身份的高级军官服。上衣口袋里，还插了一支派克金笔。众人看到，心中一凛。”十几年来，余芳芳都是宜城张自忠纪念馆的解说员，陪同记者一起上山的是她见过张自忠将军警卫员谷瑞雪的后人，还原着当日的肃杀。“他是抱着战死沙场的决心去冲锋陷阵的。连谷瑞雪后来都脱了险，可想而知张将军肯定有机会离开。”张自忠的最后一战，南瓜店战役，率领2000余人，与超6000人日军殊死一搏。他身中7枪，下午4时许英勇就义。日军抢走了张自忠的尸首。他

们派军医用酒精擦拭尸体，然后找来棺木为其安葬，以表尊重。为了夺回张将军，其部下又打了一小仗，牺牲了几百人，终于让张自忠安息瞑目。老人回忆，1940年5月16日一整天，淫雨霏霏。

板桥店镇罗屋村的村民，都习惯把村子里张自忠遇难处称为“血窝”。“当时地上有一滩血，还有一枚硬币。”张将军的妻弟几年后回到罗屋村，带走了一块染有张将军鲜血的石头。这块血石，如今陈列在一家军事博物馆中。

回家！村民李克文还记得老父亲说起过张自忠“回家”的壮烈景观。张将军的灵柩，由湖北武昌起程运往重庆，举行国葬。当日，临近地区倾城出动，万人空巷。日军飞机多次在宜昌上空盘旋，却未能见民众躲避。破天荒的，日军没有轰炸。人人悲恸又坚决，为将军忠勇决绝而悲恸，更为将军舍生取义的姿态而坚决了自己的抗战之心。

“我生国死，我死国生”，这大概就是张自忠，以及所有爱国英烈们最后的“呐喊”……

用血肉之躯昭告世界抗战不死

英烈千秋照丹青

华心怡



张自忠将军殉国处“血窝”

华心怡 摄



张自忠将军殉国处纪念园全景

图 CFP



枣宜会战中 的张自忠将军

记者手记

永生

永生，只可能存于精神的征象中。

家仇国恨，危亡的时刻，千千万万人抛头颅，洒热血。张自忠不是唯一，他只是最出名的其中一份子。张将军亲笔写下：“国家到此地步，除了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以血肉之躯，树起希望的丰碑，除了我等为其死，已毫无其他办法。

张将军是永生的。宜城这座县级小城，仍处处受着他的庇护与惠泽。解放后，宜城有了“小胖子”县的美誉。可以想象，这里沃土丰粮，是一处肥美的农产大户。城市人口25万人的宜城，成为全国第一批吨粮县。“我们宜城农业有两宝，那就是汉江与长梁，所以早涝保收。”宜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维国介绍，当地人口中的百里长梁，西起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赤湖，蜿蜒49.25公里，灌田30多万亩。

长梁始建于战国时期的秦，却在张自忠的手中重获新生。“张将军在宜城驻扎了一两年。其所在的村子，每户人家都收到了他；从军饷中拿出来的10块大洋，他说这是柴火钱。并且，张将军还亲

自带领官兵和村民一起疏通长梁。”已经荒废多年的长梁，又欢快地运作起来。天旱，可用作灌溉。洪涝，可兼顺排水。宜城的农业发展，长梁功不可没。

楚国的故都，辞赋鼻祖宋玉的家乡，宜城的第三张名片便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处。市中心襄沙大道55号，张自忠将军纪念馆与宜城市烈士陵园两两相望。它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型纪念活动作最后的整修。馆外，人来人往，红色的铭记，隐于车水马龙，沉于柴米油盐。

入夜，城中鲤鱼湖畔热闹起来。华灯初上，广场舞大妈们忘情地摇摆，一如其他任何繁荣城市的景致。不远处，就是开阔的自忠路。路边，停着装满西瓜的铁皮车。无人叫卖，倒也络绎客来。宜城最出名的流水西瓜，5毛一斤，听说比8424更甜美。

微风拂面，清新提神。忽然觉得，张将军和千千万万个他们，一直都不曾离开。在至高处，他们俯瞰，颌首。永生的，是其生死大爱；永生的，更是中华民族的凝铸一心。 首席记者 华心怡

爷爷说：做人不能做孬种

——张自忠之孙张庆成的回忆

对于孙子们来说，张自忠是个慈祥的老者，与你我的祖父并没有分别。但带兵的时候，张将军却有着两张面孔。“我祖父有个绰号，叫‘张扒皮’。”张自忠操兵格外严苛，他知道只有本领过硬才能杀敌卫国：“祖父练兵时有句口头禅——不好好练，看我不扒了你的皮！这绰号就是如此得来。”“张扒皮”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生活中他又似“张爸爸”一样爱护大家。“那些小兵练得脚上起了水泡，祖父就会亲手拿针帮他们把疤挑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张庆成并没有留下太多遗物。“为国家死，别无他法”，最出名的那两封信如今也在博物馆里，“其实爷爷每次上战场前都会留下类似的信函，这是他预备的诀别信。如果打仗回来了，他就会把信烧掉。那两封留了下来，因为他再也没回来。”张庆成是原四川政

协副秘书长，现任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他和兄弟们以及小辈却谨记张自忠留下的家训：“爷爷强调忠与孝。他最瞧不起懦弱的人，而教育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做人不能做孬种。”

山东是老家，重庆有墓地，而宜城则是殉国处，张庆成口中以纪念爷爷为名的家族“五年一小聚，十年一大聚”，一直由他在牵头。今年，一大家子

去了宜城的张自忠殉国处纪念园落成典礼。

去三处悼念爷爷的时候，张庆成从不悲伤，也没掉过一滴泪，“爷爷是军人，马革裹尸，是他的荣誉。”在山东老家，他会摸一摸旧屋的窗棂，爷爷便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在重庆的墓地，他常常用手拂去墓碑上的尘土。而在宜城，他喜欢带一把土，或几块石头回家，“这些，都让我感觉离爷爷更近了一些。”为爷爷骄傲的张庆成，唯独到了长山山脚下的同难官兵墓，心头涌上说不出的难受，“这里埋了五百多人，有名有姓的才几十个，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我爷爷有名，大家都记住了他。可是，这些小兵难道不值得被我们纪念吗？” 首席记者 华心怡



“张上将自忠殉国处”纪念碑

图 CFP



张上将同难官兵墓

华心怡 摄



中国军队冲入枣阳城内 本版历史照片引自 杨克林、曹红《中国抗日战争图志》